

为何马克思不屑与“哲学家”为伍？

2014年伊始,文汇讲堂“哲学演讲季”七场哲学盛宴徐徐拉开帷幕,正如首场吴晓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哲学的任务应当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去,当今社会也亟需人们进行哲学上的深思。如今的社会现实——正如王德峰教授一针见血地把握到的——乃是对资本、资本主义的理解,这是因为,资本自近代西欧到今天遍及全球范围以来,它展现出了极其巨大的、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和既有的生存方式的力量,然而这一力量的本质仍然是有待被澄清的。王教授通过马克思的学说,极其敏锐地探究到了资本的本质——资本是一种感性的社会权力。

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用“我思故我在”的主体理性颠覆了中世纪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理性经过康德和黑格尔在体系上被空前地强化起来。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性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类社会感性现实的秘密,宣布了理性作为一种超感性体系的腐烂和崩塌。但是单纯地提出感性的哲学原则仍然于事无补,在费尔巴哈强调“感性对象”的时候,马克思进一步强

调“感性对象性的活动”,这里的关键是活动,是改变现实、消灭现实进而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换言之即“革命”。而实践原则作为异化的扬弃过程,扬弃的核心之点在于私有财产的异化,它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最为显著地表现为资本。王教授借用尼采和福柯的学说指出,不论是资本本身对人的异化,还是这种异化的扬弃(革命),都表现为权力的斗争。这种权力恰恰在理性之外,它是感性的社会权力,基于此,王教授试图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学说理解为社会权力哲学。这种见解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信奉理性、流于外部反思的潮流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在王教授精彩的讲座过程中,笔者最为感兴趣的话题是马克思不屑于与“哲学

家”为伍——“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如德里达所言一切哲学都难以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对马克思的姿态予以高度的致敬。因为哲学尽管长久以来被冠以崇高的王冠,但它作为一种理论终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进行某种解释,对事物追加某种意义,并在概念和逻辑上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这一切对于处在异化状态的切肤之痛的人们来说,可以说于事无补。马克思对此深有自觉,他早年的哲学批判在存在论上颠覆了几千年的西方传统哲学,但他更愿意以高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高于政治学家的政治学家、高于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简言之,怀着哲学的高度

却从事具体的、甚至是琐碎事务的社会现实研究者的面目示人。

所以笔者十分认同王教授的观点:马克思发动的革命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是一场彻底的形而上学的革命。笔者认为,对于大量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去探讨的问题,马克思已经被先行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给出结果了,并且旗帜鲜明地为未来哲学的讨论方向给出了基本任务。尽管他不屑于做“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他却是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策划,也感谢王教授的讲解,使得对我们认识这一点大有裨益。

哲学演讲季复旦、华师大、上师大哲学专业观察团成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肖鹏

资本为何是非理性的

马克思哲学今天看来似乎过时了。然而,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已被全球化浪潮下的资本逻辑裹挟了。东方讲坛与文汇讲堂联合举办的哲学季第二场——王德峰教授主讲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这一悉心安排可以说是对我们时代当务之急的一种尝试性的解答。它从标题上就提醒了我们:马克思哲学与我们当下命运之间仍然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科学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时代,马克思能够怎样帮助我们?

很多人都认为资本是一种理性力量,正如经济学家的态度。然而王德峰教授提醒我们,资本并非理性,而是感性,但却是异化的感性力量。在我看来,资本是一种必须依赖不断增值才能存活的东西,虽然它显而易见的提高了劳动的生产率,带来更大的社会化以及为个体准备了丰富的物质要素,但它同时也把价值的满足、意义的尺度等原本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从我们的内心中剥离了出去。资本逻辑取代了原有的伦理价值,成为一种载体。其实早在降生之时,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在恐惧、焦虑、迷茫和无力感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对载体的渴求。以前,这种载体是由人际关系展开的伦理秩序,而如今,它不得不让位于资本。资本通过关系以社会权力的方式来支配和统治个体。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接触和感受马克思是幸运的。王德峰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意义远超过了经济学的范畴,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在我看来,马克思关心的不是资本,而是人,虽然它是从社会权力关系入手,但在其中却是散发着人性的价值。《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了异化的四种形态:人对劳动结果的异化,人对劳动过程的异化,人对自己的异化以及人对人的异化,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性的关怀。所以,正如王德峰教授所说,马克思哲学对资本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因为它不是像经济学研究那样停留在对某一社会事实的纯粹范畴把握之中。它从个体的实践层面去揭示社会事实背后的本质,即人类精神在资本背景下的异化的状态。劳动的意义已被剥离出了人的感性体验,抽象化到叫做“一般劳动”的交换价值中去了,进而使得个体意义的尺度为资本所控制,人的行为为资本所驱使,失去了工作和劳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而异化现象在当下,比在马克思的时代要更严重,而且还将继续严重下去。然而,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正如王教授指出,马克思说过“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认清这条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需要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原因。

育儿工作者 左霞

与王德峰教授的商榷

第691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编者按:3月8日,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做客“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集第二场,主讲《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栏目组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问题:王德峰老师谈到的一个例子:口袋里的货币,实际上是藏在口袋里的权力。这也就是王德峰老师所谈到的社会权力,您是否认同货币等同于权力的观点?

李毅超(管理人员):王老师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权力不仅仅包括货币,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说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所以我认为货币不能等同于社会权力。

回访问题:权力是非理性的,不是理性的东西。这是社会权力,不可质疑,你不能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理性的关系。理性永远无法论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达成一部分人支配一部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这是非理性的关系。王老师认为权力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但是是异化了的理性,你是否认同?

孟文鼎(产业经济):我作为一个搞经济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货币,也就是王老师所谈到的社会权力其实并没有理性或者非理性之说,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权力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关键在于人这一主体,权力本身是客体,它的理性或者非理性在于掌握它的主体——人。

访谈者 李志慧



1.王德峰教授为听众揭示当代资本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2.演讲与提问环节的间歇,钢琴家王鲁为大家带来肖邦《英雄波兰舞曲》
3.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桑玉成现场点评
4.王德峰教授讲座开场前,听众在海报前仔细阅读当期文汇讲堂小报

“分裂”下依然保持不异化

王德峰讲座微信提问、微电台真声回答摘要

编者按:2014年3月8日,王德峰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公众微信平台收到了来自11位听众的13条提问。经过栏目组评选和征求王德峰教授的意见,听众橙包包、陈建华 Johnson、董晨、魏怡岚的问题通过电话采访,得到了王教授的真声回答。采访的录音内容可通过扫描文章下方的二维码收听。感谢听众的积极参与和王教授的细心解答。本期张汝伦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将依旧开放微信提问。

橙包包:您讲到未来的世界是多元的社会主义世界。我想问,当今社会很多元但也矛盾重重,是什么让您有如此自信认为未来各种文化内涵不同的文明可以共存?或者说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多元合理的未来社会变成现实呢?

王德峰:现在的世界正如亨廷顿所说,是个多元的世界,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必然有冲突,但我认为即使不同也可以互相交流和欣赏。不同文明间之所有冲突,是因为资本。只有资本真正地被扬弃了,这种多元化的

社会主义才会到来。
陈建华 Johnson:通过马克思对社会活动的本质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资本的逻辑下几乎每个人都在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为了货币而付出的异化劳动,另一种才是人的生活。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分裂”的生活不可避免,我们如何在异化劳动之下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被异化?

王德峰:现在我们的选择有两种,要么把异化当成真理本身,沉溺在其中不视其为异化;要么意识到有自己的生活,为此对自己的异化劳动而感到痛苦。对于后者来说,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多数的人却很难不为谋生而担忧,这种情况下,分裂的情况不可避免。但即使分裂,也可以让自己不异化,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意义,保持人格的尊严。

董晨:现代资本的出现,使得技术发展空前迅速,社会化大生产空前庞大,产品的更新换代不随人们的意识和接受程度而有丝毫地停顿。资本无疑让那些资本拥有者越发富有,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进化。同时,这种资本

文明也让绝大多数没有很多资本的人群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感甚至是恐慌。如果资本的能效能够更多地惠及到非资本拥有者,社会才会更加安定和谐。所以,笔者认为现代资本文明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但是如何让资本以及资本带动的权利以及产品服务被真正文明地使用?

王德峰:这是比尔·盖茨的理想,太乌托邦了。现代文明是通过资本展开的,都是以异化的方式来做,这种方式绝对不可能惠及所有人。资本主义需要社会主义,来解决非资本主义者的基本生活,但不能让他们享受到最先进的成果。而资本不断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自由,这是文明的成果,但没有带来社会的自由。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就足以说明我们没有后一种的文明成果。文明的成果如果带有资本的属性,是不能成为资本扬弃后的未来文明所运用的。

文汇讲堂 谢怡华

